



素花引蝶 胡传梅/作

流金岁月

小人书里的童年时光

木小易

除了《三国演义》，我还喜欢看《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名著的小人书。这些书中的故事虽然已经看过很多遍了，但是每次看到那些精美的图画，我还是会被深深地吸引住。我还记得，为了能看到更多的小人书，我和小伙伴们到处去借，有时候，我们会去邻居家借，有时候，我们会去学校图书馆借。每当借到一本新的小人书，我们总是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想要翻开来。我们会围坐在一起，共同欣赏小人书中的故事，有时候，我们会为了一个情节而争论不休，有时候，我们会为了一个结局而感动落泪。小人书让我们感受到了故事的魅力，也让我们体验到了分享的快乐。

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小人书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现在的孩子们，有了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他们可以通过电视、电脑、手机等设备，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画片、电影、游戏。但是，我始终觉得，小人书是一种无法被替代的文化产物，它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艺术形式。它用简单的语言、精美的图画，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

虽然现在已经很少有机会看到小人书了，但是那些曾经陪伴我度过童年时光的小人书，却一直珍藏在我的心中。每当我想起它们，就会想起那段美好的童年时光，它们是我童年的一部分，也是我成长的见证。我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小人书所承载的智慧与乐趣，都会永远存在下去。

故乡·岁月

史迎凤

又念起故乡
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不然怎会总出现在时光深处
卸下心头纷扰的瞬间
任一杯清茶 氤氲午间片刻宁静
梦中淡到极致的几许尘烟
仿佛比眼里的远方更遥远

此刻 有一脉清粼粼的河水围绕
流过岁月苍茫的记忆
流过故土 都市
穿过千年时空隧道
触摸你的初心纯真
把千里奔赴的漂泊挽留

秋月敲打河滩
曾经酿造出一河两岸的日子
都被父亲带走了吗
望着枣树上缀满的星星
晚来的细雨
消解不了怅惘
是谁将自己放逐
在抵达与远离之间摆渡
在河水跳跃的丝带上
写下流动的诗行

其实你一直都在 从未离开
有时是一阵风 有时是一缕花香
每一种都在期待心灵的停泊
甚至感受到你的呼吸
听到你的心跳
我跑上去拥紧你
并从此重逢里懂得
如此多的向往与情感需要寄托
而你依旧是我永生不变的归属

征稿启事

《京西时报》永定河副刊内容立足门头沟本土，每周1个整版，逢周五出刊，设有《文化纵横》《推荐一本好书》《流金岁月》《花蕾》《联苑》等栏目。为打造多元开放的文学平台，现特面向广大新时代文艺创作者征稿。

一、征稿要求

1. 内容：须为原创，拒绝AI生成，文责自负。
2. 体裁：散文(非虚构)、小说、诗歌、书画、摄影、篆刻、剪纸等。
3. 要求：散文、小说：600-1500字为佳。
诗歌：不超过30行。
书画等：照片在1M以上，清晰、干净。

二、投稿方式

1. 投稿邮箱：mtgxwzx@vip.sina.com
2. 投稿要求：请将作品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中，并附一份Word版于附件中，标题统一格式为“区域+作者+文体+标题+字数”，如“门头沟李某某散文《秋思》1235字”。
3. 投稿提醒：来稿时，请注明真实姓名、作者单位、手机号码等。
4. 联系电话：69849082(重要稿件，请电话确认)
5. 联系编辑：贺京梅

三、版权声明

作品一经刊用，即视为授权本报及相关平台使用。

《京西时报》
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

小说

椒园寺在京西永定河畔琉璃渠村西北3里外的山坳里，这里环境清幽，山上林木茂密，每日里啾啾鸟鸣伴着袅袅的香火，北面沿山谷只有一条通往外面的大路，风水先生说这里的风水极好。椒园寺历史久远，早先和打这儿向南30里外的潭柘寺一样出名。这里老少僧众一百多人，随着光阴的流转，一代代僧人传承着香火和信仰，椒园寺曾出过不少的有道高僧。

现任方丈空一大师，已年逾古稀，他就是个饱读经书、参禅悟道多年、修行极高的僧人，经常给信众讲经说佛、解答疑惑，点拨有缘人，所以受到了人们的尊敬。方圆几十里内，不管是尘世里的俗人，还是寺里参禅悟道的僧人，都会眼中现出明亮的诚恳之色说：“谁能坐上椒园寺的方丈，那可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和缘分。”

可椒园寺的僧众心里都清楚，下任方丈就是第三十五代弟子悟觉，非他莫属。悟觉才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被云游回寺的空一大师带回寺里，据说是空一大师在半路上捡的，当时孩子已然奄奄一息，“阿弥陀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悟觉是被椒园寺的僧饭素斋和佛音养大的，僧众们都说这孩子与佛有缘，就像当年初唐的高僧玄奘大师一样。悟觉也没让空一方丈失望，20多年来心无旁骛，潜心钻研佛学，参禅解佛，通幽入微。年纪轻轻，他就已经是椒园寺藏经阁的主事，深得空一方丈的喜爱。寺里凡来了大香客，空一方丈都会携了悟觉作陪，他甚至和空一方丈一起帮着客人说禅解悟。

椒园寺的名气很大，多少年来香火就极盛不衰。进香、许愿、还愿的善男信女们整日络绎不绝，就像寺前山脚下那股清灵溪水，长年汨汨地流淌，没个断的时候。

春醉楼的婷婉进香来了，一乘小轿颤颤悠悠地来到椒园寺山门前。婷婉下得轿来，满身的鲜艳和院子中的芍药花争着娇羞，她走路风摆杨柳，引得许多人注目，婷婉可是椒园寺的老主顾，她接长不短就来进香。旁人看见了，有的就寻思：婷婉可是一个妓女，她来这里，烧的什么香？拜的什么佛呢？难道这世道真的要改变？

春醉楼在逍遥镇，是个很有名、很热闹的地方。逍遥镇的人出门在外时都会喜欢问别人：“你去过逍遥镇吗？我家就在那儿住。”被问的人有的不住地摇头说：“逍遥镇？没去过。”有的则不住地点

心缘

赵春光

头说：“逍遥镇，当然去过了，岂止去过，我还去过春醉楼，还和婷婉喝过两盅酒呢！”

对回答没去过逍遥镇的人，逍遥镇的人就一脸遗憾地说：“可惜了，可惜了，逍遥镇都没去过，长这么大真是白活了，以后有机会一定去一趟。”对回答去过逍遥镇的人，逍遥镇的人就会竖起大拇指说：“你真有福气、有眼光，去过逍遥镇，此生就没有白活了！”

没去过逍遥镇的人心里就痒痒而好奇地问：“逍遥镇有这么好吗？那里有什么呢？”逍遥镇的人脸上就现出自豪而灿烂地说：“逍遥镇有春醉楼，春醉楼有婷婉。”

名满京西宛平县地区的婷婉是男人们的欲望与梦想，尽管大多数为婷婉去了逍遥镇春醉楼的男人，是挨不上婷婉的边儿的，但这些男人根本不在乎，“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能见上她一面，进而再喝上一杯清茶，亦或饮上一盅水酒也好。婷婉在京西、在宛平，就是他们心中的李师师、苏小小、董小宛、柳如是。

婷婉是椒园寺的大香客，每次来进香，香火钱一给就是一张二百两的银票，这次婷婉来进完香，方丈空一大师请她用茶，悟觉恭敬地在

下首作陪。婷婉还是第一次见到悟觉，文文静静一个标致的年轻和尚，浑身透着一股不俗之气。婷婉看着悟觉在位子上正襟危坐，不禁浅浅地笑，悟觉目光不敢正视婷婉，但还是看清了她的美貌，竟是一个端庄清秀的年轻女子，就像寺中的那一池素雅的莲花。四目无意间相遇，悟觉耳根发热，不自主地低下了头，就从这一刻起，悟觉感到自己心中已经有了魔障。

三盏茶已过，婷婉离开椒园寺的时候，被殿堂高高的门槛绊了一下，眼瞅着身子向前倒去，在身后送行的悟觉迅疾伸出手臂扶住了她。婷婉笑得很开心，那银铃般的笑声撕破了椒园寺肃穆、静谧的天空。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悟觉在心里不住地叨念，悟觉刚才情急下在扶婷婉时，无意间托住了她那丰满而柔软的前胸，那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从悟觉的内心深处袅袅升起。悟觉代空一方丈一直把婷婉送出了山门，双手合十颌首道别。

椒园寺的前院中有四株高大的古树遮天蔽日，应该是建寺的时候就栽下的。左边两株是侧柏，树枝虬曲苍劲，一棵树干疙疙瘩瘩地叠摞在一起，像猛虎傲立，另一棵树干纹理扭曲，盘旋而上，像苍龙

欲飞，所以寺里的前辈高僧给这两棵柏树起名为“龙虎二柏”。靠右边的两株主干则需几个人才能合抱过来的银杏树，枝繁叶茂，尽情地向天空伸展。

悟觉很喜欢这四棵古树，他知道这四棵树就是四位穿越历史年轻的长者，它们默默地矗立在这里，见证了椒园寺的风风雨雨和人世沧桑。悟觉闲暇时总爱站在这四株树下，抬头仰望枝叶上的天空。

婷婉来椒园寺进香更勤了，每次进香后，总点名让悟觉陪她用茶，空一方丈也不好违背大香客的意愿。婷婉见到悟觉后就声音甜甜的：“悟觉、悟觉”地叫个不停，叫得悟觉心里像揣了个小鹿在不停地跳着、蹦着。“罪过、罪过”，悟觉在禅房里诵经打坐礼佛的时间更长了，他觉得只有在这庄严的颂佛念经的声音中，才能找到到内心的宁静与平和。

晨钟暮鼓，悟觉打小在椒园寺出家修行了几十载，他对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再熟悉不过，自从熟识了婷婉，他就时常看着这些自己熟悉的东西发呆，一棵树、一株草、一朵花，都会使他不自主地去重新思考一些以前认为根本不用思考的问题。一只松鼠在树枝间蹦蹦跳跳，他喜

欢看它那活泼可爱的样子；一缕晚霞透过寺院殿宇和树枝间的缝隙，把光撒到院子里，落下一片片红晕，他突然觉得那色彩美得令人窒息。

悟觉早已悟到，事事有因果，该来的终究要来，婷婉是他必须要面对的。“悟觉，你是一只小鸟，在我的心里筑了个巢呀。”婷婉痴痴地望着他说。“悟觉，你还俗娶我吧。”婷婉追着悟觉在他身后说。“悟觉，我是一朵花呢，我会把自己的美丽绽放给你。”婷婉拉着悟觉的袈裟说。

初秋时分，椒园寺的一池红莲开了，婷婉站在莲池边向悟觉灿烂地笑，如焰似火的红莲恰似婷婉绽放的激情与美丽的身姿。悟觉与婷婉相拥在一起的时候，悟觉感到自己已被红莲和婷婉的光晕融化，正像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

“师父，我背叛了佛，辜负了您！”悟觉长跪在方丈空一大师的座前叩首不起。“阿弥陀佛，缘来缘去，哪有什么背叛之说。”空一大师平静地说，“你去吧，婷婉在寺外等了你9天了！”

悟觉眼睛湿润了，最后给空一大师磕了三个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空一大师送别他时所说的话。空一大师说：“悟觉，世间万物都有个‘缘’字，你找到了你的佛。”